

章太炎與道家思想

——有關進化、種族、民族認同問題

[日] 坂元弘子

內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章太炎在關於進化、種族、民族認同等問題上的思想發展，由早期的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到後來的俱分進化論，反映了道家齊物思想、“造物無物”思想對他的影響。文章分四個部分，初期章太炎關於進化、種族的論述；《菑說》與道家思想；從道入佛，從佛入道；章太炎民族主義的問題。本文以章太炎思想中所受道家之影響為重點，敘述了其哲學思想的一個側面，是受了賀麟先生對章太炎之評價的啓發，不僅將章太炎作為一個國學家，更作為一個哲學家來看待，無疑，這是開創性的工作。

一看章太炎自己特別得意的《齊物論釋》就能知道章太炎與道家思想的密切關係。賀麟先生在《當代中國哲學》^①裏也提到過。他指出：

章太炎為一代國學大師，門弟遍天下，然而他的哲學思想，却沒有一個傳人。他對哲學的貢獻第一在於提倡諸子之學的研究，使學者勿墨守儒家，而開新文化運動時，打孔家

^① 下面的引文摘錄於賀麟《當代中國哲學》，3—5頁，臺灣時代書局，1974。

店的潮流之先河。第二就在於發揮道家的自然主義，用佛學解釋老莊。他提倡的是自由放任的自然生活，反對社會國家以公理為名來干預個人，侵略他國，復提出有名的“俱分進化論”以修正當時流行的片面的樂觀的進化論，他這種說法，不惟合乎素為退化觀及循環的中國人的脾胃，且與他的道家的自然主義相貫同。

賀麟先生在抗戰時期寫下的這本書，由於各方面的條件很差，當然寫得很受限制。無論是在國內國外，尤其在中國 90 年代的新國學思潮之下，恐怕很多人都認為章太炎是偉大的國學大師，不願意承認他是開“打孔家店的潮流之先河”的。但在我看來，賀麟先生對章太炎思想的了解很深。主張革命時期的章太炎的政治思想雖然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我同意其哲學思想“沒有一個傳人”，——也可以說除了初期魯迅以外——他確是個孤獨的思想家。在這裏我不講到他對儒家思想的批評，而以賀麟先生所指出的為錢索，直接講章太炎與道家思想的關係。

一、初期章太炎關於進化、種族的論述

在清末民初，中國被列強侵略，於是幾乎所有的思想家祇好或多或少從國民國家的角度去思考，往往想既然被放在優勝劣敗的社會裏，不能抵抗社會進化論的“公理”，就選擇脫離劣敗的位置轉向優勝的國家之路。結果謀向所謂文明國學以構成民族認同了。初期章太炎也不例外，他也用“文明之民、戰勝之國”這些詞討論民族問題（《廬書重訂本·序種姓上》）。當時連“國粹”也並非國產，如黃節自己就意識到，“國粹，日本之名辭也。吾國言之，其名辭已非國粹也”（《國粹學社發起辭》，轉引自鄭師渠的《晚清國粹派》），而是根據日本的國家主義者志賀思昂等從

英文 nationality 翻譯來的^①（參考鄭師渠的《晚清國粹派》）。據志賀思昂的說法，國粹也是“大和民族用它來在現在未來之間要進化改良時的標準”，日本人“拿來西洋文明開化時也要以日本國粹的胃官來咀嚼之、消化之，而同化日本這個身體”。這就可以說是“日體西用”論。

初期章太炎大概也順從思想界的大勢而為之所趨。例如在1890年的《噓書》裏我們看到他論人把幾個少數民族叫做“戎狄”來說：“其化皆晚，其性皆獷，雖合九共之辯有口者，而不能予之華夏之名也”，又說：“南方三苗之裔，尤獷愚無文理條貫”，甚至毫無顧忌地說在歐美也有“戎狄”，叫做“生番”（《原人》）！等到重訂本，改說為：“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穆人。”他論民族說：“五帝之民，何為而皆絕其祀也？是無他，夫自然之淘汰，優者必勝，而劣者必敗。”

在章太炎開始提倡排滿革命的時候也說，“今滿人”的不良者“睚眦榛胚”（《正仇滿論》，1901年）。我曾指出，這樣的說法歷史悠久，好多中國人再三用過^②。在《正仇滿論》裏他用歷史材料分別劃定滿洲與“漢土”，說滿洲盜了吾“漢土”，所以“曰逐滿不曰殲殺”，看來幸而他至少能避免在世界上還存在着的所謂民族淨化的狂氣。有趣的是他在這裏也說：“自族民言之，則滿日皆為黃種，而日為同族，滿非同族，載在歷史粲然可知”，也認為在文字風俗上“日親滿疏”。這說明他以文化為主來看民族。但我想這並不接近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多元主義，而祇不過

^① 志賀思昂《吐露（日本人）所懷抱的旨義》，1888年，《日本人》2號，《志賀思昂全集》第一冊（全八冊），1頁（見下引文，鄭師渠在他的著作注釋裏轉引的記載有誤）。

^② 坂元弘子《中國民族主義的神話——進化論·人種觀·博覽會事件一》，《思想》849號（1995年3月），岩波書店。

是文化歧視。

在這時期章太炎最愛荀子，在《尙書·儒道》裏也看不到他對道家的大興趣。

二、《菌說》與道家思想

我曾指出在《菌說》（1900年）裏不僅可以看到章太炎對道家的興趣很濃，也可看到它很接近佛教^①。開頭從“樂出虛，蒸成菌”（《莊子·齊物論》）拿出來性（sexual）的想像力來認為萬物的生命本身藉快樂、淫樂的媒介來出現，萬物像疾病一樣始於從空虛被蒸成的菌，即微生物，人生於妄情、妄想。他說：“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則自造之”，生物的進化也同它一樣始於妄想，“久之而機械日生，刻意思之以趨於近似，而其形亦遂從之變”，“其漸思而漸變”。這就是以後他用佛教唯識論發揮萬物自己生成、自己進化論以賦予他追求不止的“依自不依他”以哲學性基礎。

這確是同他喜歡的素賓霍爾之——用章太炎的話，是“以世界之成立，由於意欲盲動，而知識為之僕隸”（《俱分進化論》）——主意說相吻合。或看成為物活論。其實這樣的看法之源流在道家的思想家郭象所說“造物無物”（《莊子注》）的，法琳叫做“無主”的思想（見於法琳《辯正論》）。章太炎以生物進化為樣本，創造道家性寓意性獨特的生成進化論。他一邊用以原子論為主的科學論或當時流行的有關傳染病和遺傳的醫學性論述把它混在道家思想裏。在這裏他對不懂“人之有生，無不由妄，

^① 坂元弘子《章炳麟の個人思想と唯識仏教》，《思想》747號（1986年9月），岩波書店。

而捨妄亦無所謂真”的佛教批評，其實自己用從妄情出發解釋做為煩惱的人生。

三、從道入佛，從佛入道

用道家思想解釋佛教的例子在中國思想史上多見。可以說章太炎也不例外。他在1903年因《蘇報》案而下獄後開始認真讀佛典，1906年釋放後，他就到日本去為《民報》作主編，用佛教鼓吹革命思想。他寫《菌說》的時候，把妄想解釋為肉體性的欲望才能留在儒家的圈子，所以他是很容易轉向佛教的。一用唯識論“阿賴耶識”這個意識性的概念代肉體性的妄想就轉入了佛教的境地。於是他遂提出萬物的生成進化“本由根識迷妄所成”（《四惑論》），在理論上無論善惡苦樂都進化，實際上祇有知識的進步，道德則與它相反的看法。這樣的“俱分進化論”對文明開化十分悲觀。他不祇意識到對康有為他們的樂觀性文明開化主義（章太炎給它命名為“進化教”）的批判，也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種向絕對精神的目的論性發展史觀，視其為正當化帝國主義侵略的社會進化論之鼻祖，反復對它進行批評。

通過這樣的過程，1908年到《民報》被禁止發行後，章太炎對道家的評價更加提高。那年他給魯迅、周作人他們講《莊子》。他發現了道家的神髓在老莊對是非善惡、文明野蠻的齊觀（《論佛法與宗教、哲學以及現實之關係》，1911年）。他本來愛好荀子對個別性的辯別，這一點也會使他容易接受道家齊物論思想。

結果他在1911年《齊物論釋》裏指出，“志存兼併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為桀跖之嚙矢明矣”。現在我們看帝國主義、殖民主

義侵略的藉口總是對野蠻、退行民族的文明化。章太炎早已到離現在的後殖民主義性批評不大遠的地步。這一點真了不起。

四、章太炎民族主義的問題

章太炎當然跟當時的其他人一樣考慮後清朝的新中國認同問題。他用佛教理論發展道家的放任思想，認為國家沒有自性就不是實有而是假有。可以說他的國家主義不太強。他又說：“愛國之念，強國之民不可有，弱國之民不可無”（《國家論》，1907）。這說明由於中國受他國他民族的侵略，他想主要對着滿洲與西洋諸國或白人考慮認同問題（很可能受到印度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於1907年跟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印度等亞洲國家人能在亞洲和親會提倡反對帝國主義、亞洲民族互相幫助的獨立。但對他來講，國粹就是“漢民族的心理”，他的大漢族主義還是相當濃厚，自己沒能够齊觀其他少數民族。在《中華民國解》裏說，“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

在《復仇是非論》裏，他說如苗族用歷史資料能證明漢族首先盜了苗族固有的土地，那他就甘受他們的報仇。但我們知道先住民族有時祇有非文字性的獨特文化，没法用歷史資料證明。他的齊物論沒能够到圓滿。雖然，考慮到他一邊講國粹，一邊追求聯省自治，我還是想從道家思想的角度對章太炎所說的國粹重新進行評價。

作者簡介 坂元弘子，日本人，1950年出生。日本東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日本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著有譚嗣同《仁學》日譯本、《岩波講座·東洋思想》（合著）等。